

一份地名月曆的誕生



▲ 月曆印出，負責文字田野的工作團隊雀躍不已。（圖／張正揚提供）

大學時有一年的寒假，老家在湖口的客家社學弟邀請我們到他們老家「食福」，說在活動那天，街道兩旁的居民都會擺出大菜，供路過的人免費享用，這是一個我在南部客庄成長所沒有經歷過的事情，因此感到新奇；當然，我要到多年以後才對此一習俗有基本了解。

到了現場，鬧熱的氣氛迎面襲來，驅走冬天的寒意和新竹的冷風，學弟說，「前面轉彎就是畚箕窩了。」學弟說得輕鬆，我的耳朵卻彷彿受到電流刺激陡然豎起，心中有些當時還說不上來的感覺盪出，因為我的故鄉也有一個畚箕窩。



▲ 自當年「蛤蟆」處，即北上塘開基伯公外望「漂水」處。（圖／旗美社大提供）

「窩」名之；結果，在此處墾殖的客家先民，

起美濃的「畚箕窩」，但是美濃沒有「食福」，兩個擁有同樣地名的地方，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內涵，當時的腦袋和心靈，無論如何無法在那麼短的時間讓兩處畚箕窩和諧並存；但是這種說不上來的違和感，卻催生了我的地名意識。

以窩為名 是客家聚落的線索

我們家在美濃山下的淺山地帶，這一段美濃山正好是玉山的餘脈，往西南延伸而止於旗尾山，在這一段兩、三公里的淺山地帶，形成幾處向山腳內凹的地形，此種僅有一處出口的地形，在客語中慣以「窩」名之；結果，在此處墾殖的客家先民，

畚箕窩，全班曾經騎單車去過，在抵達老師家的路上，會經過一間國小，另一間則在附近；以小學生的說，跨越兩個學區，那是可觀的距離，因此對那個地方、那個地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少數在小學年代對於村子以外，具有強烈記憶的地方。於是當學弟每次說到「畚箕窩」時，我就想起美濃的「畚箕窩」，但是美濃沒有「食福」，兩個擁有同樣地名的地方，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內涵，當時的腦袋和心靈，無論如何無法在那麼短的時間讓兩處畚箕窩和諧並存；但是這種說不上來的違和感，卻催生了我的地名意識。

蛤蟆漂水
透露地方百年身世與生活

例如六龜寶來和桃源高中相接處，荖濃溪兩岸的嶙峋岩石，觀之如兩牛相鬥，因而獲致「牛相鬥」的地名，說明了此地曾有海底火山噴發的地質身世；旗山糖廠東側的「兩界巷」，名字仍然保留在路牌上，向世人透露了日本統治時期，曾有壁壘相隔糖廠內外兩個世界；還有，從「樟山」和「雞油樹下」，我們不免遙想起當年滿山遍野的樟樹林和巍然可見的大樑木；當然，如果猴子太多，也可以成為命名的依據，於是我們有「南沙魯」的地名；「油礦巷」顧名思義，無非就是一種蘊藏有油氣之地；若有一個地方風很大，在「Opohno」就會被命名為「tavalaveve」。

讓我們了解龍肚在龍山挖斷前的地貌，「Opohno」也讓我們知道萬山的原住民對於原居地的感情。看似不起眼的地名，卻有著地方特色潛藏其中。豐富多彩的地名內涵，是我們認識地方的第一步。為了讓自己和更多人瞭解旗美地方，旗美社大的夥伴們齊力完成了二〇二〇年「畫地話名」探尋旗美老地名」的月曆。工作團隊透過實地走訪與訪談，蒐集各種資訊，多方推敲查證，在九個鄉鎮區整理出十二處地名背後的故事。

借風景—編織工作坊

穿越優雅：淺釋〈我們在樹上織了一個夢〉(上)

面對知識的層疊
每年清明節和端午節節令之後，南部的天氣即轉向燥熱、多雨的情形。萬物在自然底蘊的招喚中，似乎也都悄然地開展它們一年一次的旺盛生長高峰。在世俗生活的日常迴圈裡，我們的確經常有機會近距離觀察自然環境的種種。支持生活所需物資和材料的生產，也有許多面向是來自於自然世界的提供與養成。有別於行銷導向的視

美國詮釋人類學學者克利福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在論及「藝術乃一文化體系」時曾說：藝術向以難以談論著稱，連文學這種由文字構成的藝術亦然，更不用說以顏料、聲音、石頭或者任何非文字的材料所構成的藝術了。他認為藝術是超越語言可及的範圍，藝術為它自己說話。

近幾年來，台灣各地出現許多與環境相關的藝術創作案例。這些強調以場所精神出發、以現地素材進行創作的方式，成功地激勵了許多以關注自然環境為目標的優秀創作者。

細數經驗的傳承
一九九五年因反美濃水庫運動而創發的美濃

本作品的發展是源自編織工作坊的創意點子，而點子的產生則是來自美濃愛鄉協進會長關注里山生態的影響。十年前移居美濃的林彥伶老師首次為美濃黃蝶祭量身打造這件環境藝術作品，作品名稱其實已經透露出藝術家的一件心願：它顯然是一件必須由大家同心協力才能完成的作品。透過工作坊的參與和學習，期待學員能夠藉由物質的沈浸、身體的默會而進入文化創造的表述之中。

文／王耀俊（藝術工作者、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副教授）

作者得以近距離觀察豐富生態的機會。手作的表現和對作品完成度的期待，一直是貫穿工作坊課程的兩個重點。學員們對於環境藝術的認識雖然不多，但是看到自己動手做的物件逐漸成形，而且最後和大家的物件一起編結成一個更大的構件，其中的心境轉化是相當特別的。傳承過往黃蝶祭對於生態議題的重視，負責規劃編織工作坊的林彥伶老師認為，環境藝術作品主要是取之於自然、回歸於自然的思考，以及在兩者之間的意義和價值的過程。透過多次現地觀察，工作坊成員在樹林裡持續發現葛藤、柚葉藤、海金沙等攀藤素材的採集目標，就像先民就地利用自然資材編製日常器物一般，創作者在創作中看到了以採集作為善用自然資源的方法，作品的完成也等於呼應了這個物質文化的深刻體會與傳承。



黃蝶祭，本身即是非常關注生態保育議題的文化行動。二〇一五年轉型為雙年展之後，在社區培力和人才培訓等面向，更顯露其關切客家文化與農村再造等議題的用心與努力。而雙溪母樹林作為黃蝶翠谷的植物種源庫，也提供本案創